学校代码：10270　　分类号：C913.68　　学号：122201280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研究方向：生态女性主义

研究生姓名：蒋春慧

指导教师：黄福寿　教授

完成日期：2015年5月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蒋春慧 日期：2015. 6. 6.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蒋春慧 导师签名： 日期：2015. 6. 6.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师范大学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委员：

导师：

论文题目：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

学科专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位申请人：蒋春慧

指导教师：黄福寿 教授

摘　要

自“生态女性主义”的术语被提出以来，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就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其他思想理论都是围绕这一观点产生的，可以说，这一观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

然而，所有的理论观点都不是孤立的，总是与其他理论观点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女性和自然联系这一观点的几个概念，如女性、男性、文化、自然等，需要借助于性别决定论和二元论等的基础理论。弄清生理性别决定论、性征论以及社会性别决定论，有助于明确性别是由生理体现、社会建构的，不仅仅是一种分类，更是作为一种等级存在的；弄清二元论的概念、二元论的特征以及区分二元论和二分法，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认清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根源，找到解放女性和自然的方法。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的理解是多样的，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外部的看法也不一致：首先，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在强调女性和自然的认同，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生态解放和女性解放不可分割这几个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女性与自然联系的基础是什么？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哪个层面，生理的、精神的、社会的亦或是哲学的？如何处理女性与自然的这种联系？解决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途径又是什么等方面还存在着分歧，各流派围绕如何处理女性和自然的这种联系这一焦点问题，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分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次，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对女性和自然联系这一观点也产生了质疑，如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悖论的质疑，关于忽视女性和自然差异的质疑，关于女性价值能否和自然价值相提并论的质疑，关于父权制仅压迫女性和自然的质疑，关于观点多样化的质疑，关于研究方法的质疑等。

面对生态女性主义内外部的质疑，生态女性主义似乎已经失去了“立足之

基”。为了证明生态女性主义是可以立足的，必须对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作出客观的评价：理清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分为早期和后期，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评价；为了力证生态女性主义是可以立足的，必须对生态女性主义外部的质疑作出回应：关于重视“差异”、关于超越“女性中心主义”、关于注意“多样化统一”、关于解释“象征、类比、联想”。最后，理清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思路：女性和自然经验的联系、女性和自然语言的联系、女性和自然概念的联系；挖掘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实质：父权制文化造成了女性和自然的异化、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和自然联系的实质是一种策略；肯定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意义：重视生态保护的性别视角、激发男性的生态保护意识、实现社会的性别公正。这些对于证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的可能性同样重要。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思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独创性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当中引入性别维度，为生态环境问题和两性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关于其”立足之基“的争论仍在继续，但这不会影响它前进的脚步，它将在性别和环境保护的“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女性、自然、联系、立足

Abstract

Since the term “ecological feminism” was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women-natural-contacted become the core issues of the ecological 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t ideas of other theory were produced in this point of view.This view is, as it were,“fundamental”of ecological feminism.

All theories, however, is not independent, always contact with oth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more or less.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several concepts of the view about women-natural-contacted, such as, women、men、culture、natural, etc, we need the help of the basic theory of gender determinism and dualism.Understand physiological gender determinism, sexual theory, and social gender determinism, to help determine gender is indicated by physiologic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 kind of classification, but also as a class; Make clear the concept of dualism,the characteristic of dualism,an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dualism and dichotomy, to help ecological feminism recognizes the root of the oppressed women and nature, and find a way to liberate women and nature.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feminism’s “fundamental” is varied.The view of ecological feminist camp inside or outside doesn't see eye to eye:Firstly,ecological feminism’s“fundamental”includes several aspects of the content.Various genres of ecological feminism to reach an agreement, in terms of emphasis on identifying female with nature、the link between oppression of women and oppression nature、indivisible ecological liberation and woman’s liberation and so on.But, they hav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se aspects.Such as, women contact with nature is the basis of what? This contac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which level, physiological、spiritual、social or philosophical? How to deal with women and nature’s contact?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ppressive women

and oppressive nature and so on.Various schools around how to deal with the focus problem the link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respectively expounds their own views.secondly，The people outside ecological feminism camp also questioned the view of the link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Such as，questioning ecological feminism’s“fundamental”paradox、questioning the ignorance of woman’ s and the natural differences、questioning that if woman’ s value and natural value were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questioning that patriarchy only oppress women and nature、questioning a variety of views、questioning the research methods，and so on.

In the face of the query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logical feminism seems to have lost the “fundamental”.In order to prove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can keep a foothold,we have to make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disagreement about inside and outside ecological feminism camp：sort out the developing venation of ecological feminism, div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to Early and late and evaluate respectively on this basis；In order to show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can keep a foothold,we must respond to the query outside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camp:about the emphasis on “difference”、about beyond “woman's center doctrine”、about pay attention to diversified unification、About to explain “symbol, analogy, think”.In the end,raveling out the thinking of ecological feminism’ s “fundamental”：the experiential connection of women and nature、the linguistic connection of women and nature、the conceptual connection of women and nature；Excavating the essenc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s “fundamental”：Patriarchy culture caused the alienation of women and nature、The link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i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cause and external cause.The essence of the link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is

a kind of strategy; Be sure the meaning of ecological feminism’s “fundamental”: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ender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Stimulating the male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Realizing social gender justice. These are equally important to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feminism’s basic.

In a word, as a new theory ecological feminism has the very big development space. It creatively introducing gender dimension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or human being to solve ecological crisis and gender issues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The debate of its “fundamental” is continuing, but it won't affect it's momentum, it will be play a bigger role on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ttlefield”, and flashing a dazzling light.

Keywords: Ecological feminism、Woman、Nature、Links、Fundamental

目录

摘　　要 II
Abstract IV
第一章　　绪　论 1
　1.1　选题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2
　1.3 研究思路 6
第二章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基本情况 8
　2.1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地位确立 8
　2.2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相关理论 8
第三章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相关观点 16
　3.1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共同观点 16
　3.2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不同观点 19
第四章　　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 29
　4.1 对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的评价 29
　4.2 对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质疑的回应 32
　4.3 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 35
结　　语 41
参考文献 42
致　　谢 47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49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意义

1.1.1 研究目的

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是环境保护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生态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汇流的一种时代思潮，充分印证了“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1]。它以其独特的视角挖掘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指出女性对生态革命的领导权。在这次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被不断提及，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然而，正如薇尔•普鲁姆德所说的：“当女性主义理论试图阐释对自然的主宰时，它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必要但也艰难地全新前沿。”[2]而“这注定会是一个极富挑战与争议的前沿，因为自然的问题与性别的问题如此紧密地缠绕纠葛在一起。”[3]正因如此，尽管生态女性主义于90年代开始盛行，但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其不少观点都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这一“立足之基”受到了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外部不同程度的质疑，其地位岌岌可危，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大楼面临巨大的威胁。

女性与自然到底有无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体现在哪里？如何处理这种联系？这一联系有何不足之处？如何纠正？生态女性主义能否立足？正是基于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外部对女性和自然联系观点的质疑，以及想要弄清楚这一观点的强烈愿望，才有了这篇文章。

1.1.2 研究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自然是女性的议题，而女性则是“生态系统的天使”，自然与女性存在着历史的、社会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她们协调发展了女性主义和环境哲学：首先，综合考虑女性问题和环境问题；其次，对抽象的男性化理性和工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2][3]【澳大利亚】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

具理性以及其价值观等包含于西方主流哲学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强烈地批判。然而，自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产生以来就得到了生态女性主义内外部阵营的质疑，面对分歧与质疑，我们有必要作出解释。因为，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否存在关系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存亡”。理清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关于女性与自然联系的基础、表现层面、处理办法等，这不仅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观点，还有助于人们理清提出这一观点的思路、发展的进程、实质以及意义。而其他学者对女性与自然联系形成的悖论、忽视女性和自然的差异、父权制仅压迫女性和自然等的质疑，无疑会让生态女性主义吸取教训：重视女性和自然的差异、避免“女性中心主义”等，修正并完善已有的理论。在经历批判与自我批判之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将更加符合现实发展的要求，指导女性乃至男性为解决生态危机和两性平等问题的实践活动，找到解决生态危机和女性危机的途径，建构人与自然的新的关系。这对于环境保护和妇女的解放来说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情况

1974 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费朗索瓦·德·埃奥博尼发表作品《女性主义或者死亡》，在这一作品中她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女性化主义”的术语，不仅视女性和自然为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更将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视为生态女性主义各形态的核心原则。除此之外，她还将人口过剩和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归于西方主流文化下的父权制价值体系，认为解决这两种难题的唯一途径是女性主义。所以，她在作品中强调，女性必须自觉行动起来，不仅要解救自己还要视拯救地球为己任，解决环境问题，因为“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1]1978 年，埃奥博尼在《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中未完成的话题延续到了她的另一部作品《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者转变?》中，她在文中指出，男性对女性和地球的统

[1]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治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并再次重申了女性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至此，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珊•格里芬在其著作《女性与自然》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赞扬女性的“自然性”，认为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女性如何被逐渐物质化、异化并屈服于男性的过程，以及男性如何成为大自然主宰的过程，论证了压迫、征服女性和自然的联系。

卡洛琳•麦西特是生态女性主义先驱，在其著作《自然之死》一书中指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穿插于各种文化、语言和历史之中的，自然的概念和女性的概念在历史和文化建构中产生了关联性；在女性的众多特征中，仁爱、慈祥、善良等特征在文化与历史中被大众强化出来，并被运用在对自然的比喻上，这一切并非偶然。[1]

斯塔霍克在其著作《力量、权威与神秘：生态女性主义与以地球为基础的精神信仰》中指出，女性和自然的工作完全相同，通过女性身体的独特体验，女性大体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同一的，而男性却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这些。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在其文章《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写到：“所有文化都不能不注意到以下两者间的联系，或者说自然造化力量的相似表现：即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2]她认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有形的。

多罗西•丁内斯坦在《在地球上生存：女性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人类母亲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和消极的感受，同样，自然母亲也是如此，能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伤害和苦难。因此，对于人类，尤其是不像女性那样与母亲有相似身体的男性来说，与“母亲”和“自然”相处的唯一方式就是设法控制她，把她与所有男性的、或者被认为是有“男性气质”世界（包括文化）隔绝开来。

范达娜•席瓦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让我们活下去：妇女、生态和发展》中就指出了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和自然紧密相连的说法，只不过是允许对女性和自然进行统治的一种论断，她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妇女是环境

[1]聂慧.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J]. 世纪桥. 2009（23）.
[2]【美】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6）.

破坏的特别受害者方面。在其与玛利亚·米斯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她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解为一种生存的观点，立足于本土，呼吁女性为保护环境行动起来。

卡伦·沃伦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生态女性主义哲学：西方视域中的内容和界定》一书中，在这本书中她直接将“自然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视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口号。该书是沃伦在生态女性主义方面十多年思考的体现，被誉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性作品之一。另外，她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力量与承诺》一文中将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概括为八种联系：历史的、观念的、经验的等，并指出：“女性主义是结束性别歧视的运动；但性别歧视在概念上是与自然歧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女性主义也是一场结束自然歧视的运动。”[1]

薇尔·普鲁姆德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作是《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她在这一本书中表现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可以自成一派：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她主张辨证地看待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认为女性应有意识地和自然站在一起，找到了解决女性和自然问题的第三条道路，逃脱了二元论的怪圈。

泽珀拉·伯曼文的《自然母亲的强暴？——环境话语中的女性》一文指出，女人和自然的从属和压抑是通过语言被结构化的，即环境话语中的女人、女性特质与自然的关联把父权制的传统和控制永恒化了。因此，创造性地运用新的隐喻和习语去表达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1.2.2 国内研究情况

刘兵、曹南燕于20世纪90年代将生态女性主义介绍到国内，近年来国内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成果繁多，如著作有李银河的《女性主义》和《女性权利的崛起》、方刚、罗蔚主编《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南宫梅芳、朱红梅、武田田的《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袁玲红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赵媛媛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等，文章更是颇多。但就掌握的资料而言，专门研究女性和自然联系观点的文章并不多，有很多文章都是借由这个观点

[1]Karen J.Warren.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J].Environmental Ethics.1990(12).

阐述其他理论，以下主要介绍近几年来专门论述这一观点的文章。

陈伟华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2004 年）一文中比较了历史视野中的自然和生态女性主义所理解的“自然”，表明了自然是女性的议题，要求女性和自然共同发展。

郑湘萍的《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2005 年）一文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对女性和自然联系的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加强这种联系；而是削弱这种联系；三是解构这种联系。同时，她也指出了，在全球生态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压迫性结构，为我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平等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三年后，她在《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2008 年）一文中，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观点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进行比较，分析了两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另一篇文章《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多维理论进路——基于批判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2009 年）中她总结了女性主义处理女性和自然联系的有代表性的四种理论进路：生理决定论、约定俗成论、社会建构论和有策略的逆转论。

赵媛媛、李建珊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角度解说——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评析》（2006 年）一文分析了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对女性和自然联系观点的不同看法，并根据这些看法将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划分为不同的层面：文化与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划分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层面，把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划分为社会层面。

潘桂林的《相似与共鸣：女性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内在依据》（2007 年）一文中指出，女性和自然的联姻不是偶然的，两者在存在状态、文化命运和生态理想诸方面的相似与共鸣，是其理论联结的内在依据。

梁锦的《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观》（2007 年）一文指出了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探讨了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象征的和政治的关联。

刘颖在文章《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原型”》（2010

年)中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是因女性和自然的本源同构这一思想原型形成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和理论构建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原型的影响。

束佳、束学康在《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研究》(2007 年）一文中描述了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内涵以及意义。龙娟的《自然与女性之隐喻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07 年）从女性和自然隐喻关系的溯源出发，找到了妇女解放和环境保护的内在关联，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秀雪的文章《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自然、女性与语言》(2013 年）介绍了女性和自然在语言上的隐喻关系，认为要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一要改变文化和社会观念，二要建立一个生态的语言系统，等等文章。

另外还有几篇学位论文也专门论述了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这一观点，如束佳的《论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2007 年)、陈雪婧的《生态女性主义早期文本中的女性和自然观——以〈自然女性〉和〈自然之死〉为中心》(2007 年)、周洋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生态的》(2011 年）等。

综合国内外研究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有关生态女性主义“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的研究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起步晚、方法单一、缺乏深度。因此，有必要对生态女性主义及其“立足之基”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3 研究思路

限于资料的掌握情况和本人的实际能力，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文本细读法、综合分析法以及矛盾分析的方法，对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进行剖析，以哲学为视角来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深入地批判，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研究：一是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基本情况，作为整篇论文的铺垫与基础部分，主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地位确立，弄清女性和自然联系观点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原因，还介绍了性别决定论和二元论，便于对女性与自然、男性与文化以及二元论等概念，以及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的部分观点的理解；二是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理解，主要梳理了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共同看法和不同理解，以及生态女

性主义阵营外部对这一观点的质疑；三是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对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关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进行客观评价的同时，回应了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对此观点的质疑，指出了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和自然联系的实质，并肯定了这一观点的意义，力证生态女性主义是可以立足的。

第二章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基本情况

2.1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地位确立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费朗索瓦·德·埃奥博尼在 1974 年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术语，认为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之间存在着联系，号召女性领导生态革命。为了唤醒人们对女性在生态革命中具有一定的权力和潜力的意识，“女性和自然存在联系”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被生态女性主义者频频提起。她们围绕这一观点展开思考，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进行阐释，重新审视女性学和生态学，将两者融会贯通，整合成新的理论：一方面，从女性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恶劣的原因，揭示父权制社会中主宰女性和主宰自然的方式等方面存在某种联系，认为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二元对立体系；另一方面，从生态的角度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认为女性和自然有着本原同构性的关系，两者的联系使得对两者的压迫相互强化。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成熟，生态女性主义者又以当下的现实情况为基础，与时俱进，对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产生了新的看法，催生了其他新的观点，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原有的理论。

可以说，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之初，正是基于对女性和自然联系观点的深层次思考，才衍生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其他理论观点，突破现有的壁垒，更好地指导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历程中，正是基于对女性和自然联系观点的进一步挖掘，才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为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以及掩盖于环境问题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的性别问题和人的问题提供方法。因此，这一观点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理论的产生、实践和发展来说，功不可没，是生态女性主义其他观点的坚实基础、核心议题和理论前提，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

2.2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相关理论

世界上没有一个理论是孤立存在的，都和其他理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交织。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也是如此，在和其他理论相互交织、影响的同时，还涉及到了一些概念：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二元对立、父权制等，对于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影响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不同的发展方向，而理解这些概念就需要借助于一些基础的理论，尤其是性别决定论和二元论。

2.2.1 性别决定论

“千百年来，作为生物个体而相对独立的人，总是以其特定的性别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1]性别在人们的眼中，再简单不过，无非就是男性和女性。然而，性别究竟是怎样划分的：由生理因素决定，由社会因素决定，还是由两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男性和女性仅仅一个简单的分类吗？

生理性别决定论。生理性别，又叫自然性别，就是指按照个人的基因和性器官的差别将有机体分为雄性和雌性两种性别，或特别指待性的行为。[2]简单地说，即人之所以可以分为男女两性而不是其他性别，是基因决定、性器官体现、与生俱来、自然形成的。由于这种性别的划分是由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所保证，可以通过检测基因和观察生物差异得出，所以这种划分方式被称为生理性别决定论或自然性别决定论。

生理性别决定论认为，就个体而言，每个人一出生性别就开始明确，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强化。如此，性别的划分就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出生时，个体的生理发育情况要符合医学上的鉴定，这样就可以顺利取得出生证明上明确的性别归属，这种证明一般通过第一性征（性器官的不同）来确定。其次，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要完成第二性征（青春期男女在生理上所表现的不同变化）的发育。最后，在个体成长之后要有“正确”的性取向，选择“正确”性别的伴侣。通过这三个步骤的划分，个体才算完成在性别归属方面的二元分化，换句话说，个体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女就是男。

---

[1]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2]转引自方刚、罗蔚主编.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8.

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性别一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和差异是明显的、无需说明的，而这种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是固定的、本质的和二元对立的。生理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分工不同，相比较而言，男性更适合公共领域，而女性更适合私人领域，形成了男女两性品格的二元对立：强壮与柔弱、理性与感性等。这种品格上的二元对立造成了对男性和女性的价值评价的不同，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结果男权文化甚嚣尘上，女性则备受压迫，形成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上的二元对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正是这些二元式的划分，使得男性处于“自者”的优势地位，而女性则处于“他者”的卑贱地位。

基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女性特有的本质，女性从生理上与自然有了共通点（如生育等），更“接近”自然，而男性由于没有这些共通点，则“远离”自然。因此，女性和自然的联系通过这种方式（生理上的共通点）得到了证实。这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性征论。所谓性征即指男女两性在性别上表现出来的，综合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的特征。两性的性征可分为第一性征、第二性征、第三性征（男女两性在知、情、意、行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和第四性征（双性化气质）。其中第一、第二性征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主要描述第三性征和第四性征。

所谓第三性征是指男性和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特征，这些个性和心理特征与第一、第二性征共同作用，使男人成为“男人”、女人成为“女人”，使两性气质得以清晰化，形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就是指男性应该关注完成任务、追求成功等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主要表现为：大胆、主动、坚强、有竞争力等；女性气质指女性应该善良、温和、友爱等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羞涩、被动、腼腆、温柔等。

一般情况下，男性具备男性气质，女性具备女性气质。然而，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体，同一性别在具备本身应具备的气质的同时，还有可能同时具备这两种气质。这种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别表现在医学上被称为“双性化气质”，也就是所谓的第四性征。由于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人的性别气质会有较大的差异，有些女性除了具有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气质外，还兼有热情、豪

爽、精明能干、刚烈等男性所具有的性别特征；而有一些男性除了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之外，同时感情细腻、丰富，行为表现温文尔雅，明显具有女性气质的特征。这就出现了男女性气质同时表现在同一性别的身上，人类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另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很容易被解释为内化的性别角色，其鉴定和划分以生理特征为基础，并对两性稳定的、对立化的行为举止的社会意义进行强调，这就为社会性别决定论埋下了伏笔。

社会性别决定论。社会性别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对生理性别的强有力的挑战。社会性别是指性别的建构是由社会文化指定、分配、强加的，因此文化对个人的性别身份形成具有关键作用，体现了社会对个人性别身份的认同。正是由于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结束了生理性别独占鳌头的统治时代，为性别问题的重新思考带来了机遇。社会性别以崭新的视角论证了“自然”的性别角色未必是自然的，所谓“自然”是人们定义的结果；性别问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特别是时代文化背景因素，这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这种性别的划分是由社会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称这种划分方式为社会性别决定论。

社会性别决定论认为，就人类而言，本质上的男女、男女性别特征和男女两性的气质分化并不存在，但是性别一旦被赋予社会意义之后，个体将被迫遵循社会秩序建构的性别规范和期待。它否定了生理性别决定论对性别以及性别划分的固定的、本质的说法，认为：

首先，性别特征和性别角色的分工是“非自然”的，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基因和环境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基因决定了个人的生理性别，而环境，尤其是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则成就了个人的社会性别。可以说，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构建。因此，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对于个人生而为男为女的性别认同不是天生的、固定的，而是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经过社会文化的规训后获得的，是社会的创造物。所以，性别并非拥有而是塑造而成的，尤其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

其次，男女都遭受到了社会性别机制的压迫，只是由于女性目前处于弱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男权文化的出现和确定这一历史现象也许是人们刻意为之或者是偶然的、被迫的选择，所以这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合理的选择，而只

要条件成熟，女性被压迫的地位也可以改变，甚至重新建构。因为，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男性能够主宰的，而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表现出特定的行为特征以及符合社会要求的女性的形象，这是由整个文明决定的。所以，追求两性的平等不能简单地否定男性，需要两性的共同发展。

可以说，社会性别决定论将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前提”和话语霸权体系彻底打破和颠覆了。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有力助手，社会性别决定论的提出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生态女性主义应借助社会性别决定论的“东风”，更好地向前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性别是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性别的划分是一种等级差异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分类。而性别作为问题的存在，不是某个因素，如男性，单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人们对于两性平等的努力和追求从未停歇，而从生态学的视角追求男女两性的平等是一大创新之举。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为两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2.2.3 二元论

二元论的概念。二元论一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主张世界有物质和意识两个独立的本原构成，与一元论相对。二元论由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被笛卡尔继承并进一步深化。可以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史上典型的二元论者，他使得人类——自然和心智——身体的二元论的划分彻底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尔要为宇宙母亲——这个女性的世界——灵魂的死亡负责。

对于二元论的定义，薇尔·普鲁姆德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二元论是形成“上”、“下”等级关系，并令处于这种关系上的两级相互抵制的一种过程。西方传统的二元式思维方式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如物质与意识、文化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等。男性代表人类，是文化、理性的象征，而女性则代表低等级的人类即自然化的人类，是自然、感性的象征。这种明显的对立关系，导致了二元式的等级：推崇阳性（男性），贬低阴性（女性），阳性（男性）是阴

性（女性）依附的对象，是一种级别高于阴性（女性）的存在物。所以，男性优于女性、文化优于自然，男性是自者，女性则是他者；男女的本质通过互相排斥双方的属性得到建构。“这解释了西方社会对待自然的许多问题和由此造成的环境危机，尤其是被建构为‘外在’于自然的人类身份认同。”[1]

二元论的特征。生态女性主义在解释西方哲学的二元论概念以及在建构被贬低和被严格划界的他者领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薇尔·普鲁姆德通过二元论特征的概括，表现出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

第一，背景化和对依赖性的否认。背景化是一种复杂的特征，它产生于主宰的统治关系所引起的不可化解的冲突，即意味着主宰者拒绝承认自己对被压迫他者的依赖。对于依赖性的否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一般而言都是削弱他者地位，否定他者贡献的重要性，甚至否定他者存在的意义。总之，在主宰看来，他者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和自然成为了他们前台活动的背景（女性使男性成为男性，他者造就了自者，边缘成就了中心；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人类依赖于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但他们却不能容忍或支持这种背景的存在，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压制手段否认对背景的依赖，使自己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为这种依赖关系出其不意地向他们的控制权提出了挑战。为了维持男性的优势、稳定的现状，必须否认这种依赖性。

第二，极端排斥和极度区分。极端排斥、疏远和敌对是二元论的一个核心标志。相对于主宰（自者）而言，他者是低级存在物，处于低等地位，是低劣的，与主宰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主宰与他者的区分要求更为严格：极端排斥和极度区分。因为，尽管两者的各项特征已根据二元论关系来建构和解释，但是，主宰还要尽可能扩大和强调差别的数量和重要性，并消除共有的性质或使之显得无足轻重，达到分化的最大化。一方具有这样的特征，另一方就必须排除这样的品质，同时逻辑上要求另一方具有一套相对应和补充的品质。体现在西方文化的性别特征中就是，如果男性作为主宰具有积极主动、利己和主宰等的特征，那么女性就应该具备相应的互补的品质（而不是和男性相同的品质），如消极被动、利他和服从等。“我绝不会与这个劣等的他者相像”就成为了极端排斥者的座右铭。这种极端排斥和极度区分的特征导致了一种强调等级关系的结构，认为男性和文化

[1]【澳大利亚】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的价值要高于女性和自然的价值，形成了价值上的等级关系。这也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身份得以塑造的原因。

第三，吸纳和关系性定义。在二元对立关系中，上层与下层的关系是通过上层对下层的否定来确定的。这是吸纳的特殊例子，即通过与自我的关系来定义他者。他者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只有在自我的欲望中才会被认识，其存在就是为了反映自我的需要。也就是说，虽然男女两性的身份和组织结构都要依靠对方来获得和定义，但是对于这种关系的定义方式而言却不是平等的：至少女性的定义是通过与男性的关系形成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认为的，男性与女性之间能代表人类的必然是男性，男性能自己定义自己，而女性需要通过男性得到定义；这种定义是通过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而不是仅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女性的定义建立在与男性差异的基础上，是一种偶然的定义；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

第四，工具主义和对象化。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方：优越的一方、低劣的一方。为了实现优越一方的目的、利益或者以优越一方为中心，低劣一方必须放下自己的利益，成为优越一方的工具和手段。上层（优越一方）本身是有目的的，但是下层（低劣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内在价值，不能为了它本身而存在，只能被当成是一种有用的资源。在父权制价值文化体系中，女性和自然的身份是被工具性地建构的，两者被迫将放下自己的利益并搁置在一边，成为男性的工具，为实现男性的利益服务。同时，女性和自然被对象化，男性没有将女性和自然看成是道德上的同类，而被当成一种可利用的资源、服务于男性的手段。

第五，同质化或刻板化。极端排斥是作为最大限度上区别自我和他者的工具而存在的，而同质化存在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自我与自我之间、他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消减到最小，不再强调同一群体的多样性。为了使统治更加合理化，必须明确不同群体（优等阶层、劣等阶层）成员之间的差异并使之扩大化；而对同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的强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好是忽略；如此，就会加强人们对于不同群体的印象。在这个过程中，在劣等阶层之间的差异被忽视了，这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说，同质化产生了二分主义，把世界分为两种秩序：对位于自我中心的主宰来说，处于边缘的次要的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就无关紧要了；越是强调这种“边缘性”的差异，就越有可能破坏主宰凌驾

于他者之上的这种优越性。反映在父权制社会中就是，男性认为“女人都是相似的”，女性之间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是需要被忽略、被同质化的，因为任何女性之间的差别都不利于否定依赖性和背景化，不利于男性的优越性地位。这种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满足两个条件，即在同一个群体中他与他或者她与她极为相似，而在两个群体之间他与她或者她与他则极为不同，这样男性统治女性的行为才会更加自然、更少阻碍。所以，一方面，二元论使女性和自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二元论是导致等级差异，使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罪魁祸首。

区分二元论和二分法。二分法，简单地说，就是对差异的区分。二元论是二分法，但不仅仅是二分法，它强调的是等级差异。在很多重要的对比关系中，有些是合适被称为二元化的关系的，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区分了某两类事物或者存在二分，二元化关系的主要成分就能够形成——很难想象有人能够不在二元关系的列表中作出某种区分。事实上，这些关系能够成为二元化的类型是有原因的，主要包括：对待区分的方式、关于区分的进一步假定和强加于这种区分上的联系。因此，并不是每一种二分法都是二元论，也并非都可以导致二元论。如果我们所说的二分法是它通常的含义，即简单地做一个区分或得出一个差别，那么，对二元论和二分法作出区别就很重要。因为，如果将这两者等同，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被迫舍弃二元论和二分法；二是将二元论和二分法保留下来。但无论哪种选择，要想摆脱二元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区分二元论和二分法。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初期的学者经常将二分法和二元论的概念混为一谈，认为二元论是对分化的夸大，因此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消除自者和他者、男性和女性、人与自然以及二元列表中的其他配对之间的差异的唯一途径就是合并。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了二元论和二分法的区别，并重新积极寻找解决女性和生态问题的途径。

第三章　　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相关观点

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在一些方面，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达成了一致，如：女性和自然的认同；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的共同主体身份——隐藏在父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体系)，这一联系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生态解放和女性解放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性的等方面。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分歧，如：女性和自然联系的基础是什么？表现在哪个层面？如何处理这种联系？解决性别危机和环境危机的途径又是什么等等。根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生态女性主义划分为不同的流派，各流派的关注焦点和陈述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弄清楚这些疑惑，对于重新评价男性、女性以及自然的地位而言至关重要。

3.1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共同观点

3.1.1 强调女性和自然的认同

女性和自然的联合，是西方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时期的特点，正如学者谢鹏所认为的，生态女性主义增加了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由关注女性到关注女性和自然，将女性主义理论融入时代背景，染上自然的颜色——“绿色”。

生态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就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这种认同感使得女性与自然界的联系方式具有特殊性，是具体的、友爱的。[1]但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的观点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女性与自然存在天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女性的生理功能和特征有关。在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上，女性和自然的认同感使得女性和自然更加亲近。另一种看法是女性和自然联系的根源是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西方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和女性的蔑视，使得女性和自然

[1]Marti.Kheel.“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in Reweaving the World: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ed.By I.Diamond & G.F.Orenstein,Sierra Club books[M].1990.19.

同属于男性的“他者”，处于“边缘”地位。共同的经历，让女性对自然惺惺相惜，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男性的认同感。显然，无论是哪一种看法都强调了女性对自然的认同，这是不可否认的。

不仅如此，女性对自然的认同在神话故事中也可见一斑。据《伊努马埃利什》记载，在天地尚未形成，一片混沌之时，世间仅有淡水神阿卜苏和咸水女神提玛特，两神结合，生下了拉赫穆和拉哈姆。拉赫穆又和拉哈姆结合生下了安沙尔（意为天涯）和吉沙尔（意为地极）。天涯与地极相遇于地平线后，安沙尔生下了安努，安努又生埃阿。至此，新一代的神和老一代的神为了各自的权力和利益大打出手，并在厮杀和碰撞的过程中创造了风、雨等事物作为自己的助力。众神之战以年轻一代神的胜利而告终。女神提玛特的身体被埃阿的儿子马尔杜克一劈两半，一半变成了天，一半变成了地，天地由此分开。马尔杜克还用她的唾沫造出了雨和云，用她的双眼制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将她的双乳变成了山……[1]

由此可见，世间万物是由一位女神的身体变成的，因此，女神的孕育能力也蕴含其中，这就使得女性和同样具有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了特殊且亲密的联系。“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2]所以，这两者的联系是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历史与文化渊源的。[3]

3.1.2 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的主体身份是相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体系，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自然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与需求的，其本身的需求则不在人类的考虑范围之内，自然沦为了人类奴役和压榨的对象。同样，在父权制社会模式下，女性也成为了男性压迫的对象，她们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要，女性自身的发展和需求也被忽视。自然受到人类无限掠夺的过程和女性受到男性奴役

[1]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早期文明的史诗：中东神话[M].薛祖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6-24.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2).
[3]【美】卡洛琳·麦西特，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

压迫的过程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所以，生态女性主义在批判父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支配和压迫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引入了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是男性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支配和压迫，探索出了女性和自然被男性共同压迫的特殊性联系，进而将目光转向了隐藏于父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体系。正是在这个共同的压迫主体——二元对立体系之下，女性和自然被物化、被客体化，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1]被男性所奴役。所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充分了解自然的现实状况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对于从环境角度认识女性的遭遇而言也是同样重要。自然应同性别、种族和阶级一样，成为女性的议题之一，男性支配女性的方式和人类支配自然的方式相同，女性和自然一样处于“边缘”地位。女性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女性化”。

由此可见，相对于具有掠夺性、侵略性以及竞争性本质的男性而言，与自然一样遭受压迫的女性更接近自然，并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同于男性的、亲密的、天然的联系，而正是由于这种联系使得女性和自然成为了男性压迫的对象，“对女性的仇恨和对自然的仇恨密切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加强”。[2]

3.1.3 女性解放和自然解放不可分割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之所以登上历史的舞台就是为了完成生态平衡和性别平等的使命，而女性和自然这两类需要解放的对象就是生态女性主义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发现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只是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这两类解放的过程也是同一的，具有不可分割性。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这两个概念看似毫不相干、没有交集，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深层次的生态运动都是由女性主导的。女性对于生态保护而言，功不可没。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性别问题和生态问题，除非将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联系起来，否则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从自身出发，完善女性解放理论、支持女性解放运动；

[1]南宫梅芳、朱红梅、武田田、吕丽塔.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

[2]Ynestra King.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J].in Judith Plant(ed.),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89.18.

倡导环境保护、积极展开实践活动。她们不仅要完成女性自身的解放，从西方社会的父权制价值体系文化和经济观念中逃脱出来，而且要完成对自然的解放，将自然从遭受压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其次，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使得女性义不容辞地成为环保活动的主力军。她们在结合生态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参与生态保护运动的同时，力图探索导致生态危机和女性压迫的根源，并尝试提出解决生态危机和女性解放的方案，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价值。生态女性主义不能抛弃自然，否则，在失去自身立足之基和有力同盟军的同时，也会将自然甚至自己推向一个不可挽回的深渊。因为，“自然和女性所受双重压迫具有重要的联系；为了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就必须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女性主义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生态学视角；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括女性主义视角”。[1]也正如罗斯玛丽·卢瑟认为的：女性必须意识到，在父权制社会这样一个充满支配性关系的社会中，解决女性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必须将两种运动相结合，尽可能地期待一个新的、以纯粹的经济关系为主的新型社会和新型的价值观体系。[2]因此，女性仅仅解放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保护生态环境，拯救自然于危机之中；女性问题、自然问题等都是相关联的，是整体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要想真正解放女性和自然，不能简单结合女性运动和生态运动，也不能仅仅批判父权制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性和自然的问题。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为避免再次落入二元论的窠臼，必须要挑战各种形式的压迫、推翻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的逻辑以及所有的剥削制度。

3.2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不同观点

3.2.1 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

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主义者承认女性和自然是有联系的，并对女性和自然联

[1]【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0.
[2]【美】戴维·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论[M].林官明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6.

系这一观点的一些方面有着共同的认识，但在这一观点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分歧：首先，女性与自然联系的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主要讨论的是女性接近自然的原因是什么？这里面包含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性别是由什么决定的：生理或是社会决定的？其次，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哪个层面，生理的、精神的、社会的亦或是哲学的？再次，如何处理女性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强调、削弱抑或辨证地看待？最后，解决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途径又是什么？

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思考问题，围绕“如何处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这样一个焦点，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各有侧重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强化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有着本质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生理决定，通过身体功能建立起来的。女性具有独特性，如养育功能、善良、直觉和关怀等，这是女性与自然联系紧密于男性与自然联系的原因。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雪莉·奥特娜在她早期的文章中，就曾试图从女性的生理性别特征和社会性别特征两个方面探讨“为什么女人被视为较接近自然”的问题。[1]另一位代表人物玛丽·戴利也认为，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容易找到与自然的相同之处，因为女性的生殖能力和大自然创造生命的能力是如此的相似，两者都能给世界带来活力，女性从而拥有与自然的亲密联系。这种亲密的联系与沟通能力正是男性所缺乏的，所以男性嫉恨女性，在他建立起来的文化中也竭尽所能地控制和毁灭他所厌恶的东西：女性和自然，女性和自然的前景一片灰暗。因此，自然唯一的希望便是女性，女性只有“站起来”，为自己和自然发言，摆脱男权文化的桎梏，女性和自然才会真正走出困境，迎来春天。

另外，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对“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作出的耻辱性的评价，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在肯定的、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种女性与自然的生理性关联，并赋予这种联系以正面的价值，强调女性和自然在生物学功能上的关联，认为女性是自然最好的代言人。如苏珊·格里芬在其著作《女性与自然》中，为了强化女性和自然的这种本质上的联系，尽可能地选用温顺的动物来隐喻女性，她认为这种隐喻是主动的、积极的，对于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保持起到了

[1]Sherry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A]. In M.Z.Rosaldo and L.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促进作用，而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女性的欺压与凌辱。她甚至认为，女性能够长期以来与自然保持亲密联系的状态，以及女性所特有的、特殊的认识和感知现实的方式，正是因为女性即是自然，是有意识的自然。

除此之外，西方父权制的价值观和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决定”给予文化（男人）优于自然（女人）的特权，使得父权制社会模式下男性对“自然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自然”的共同压迫成为合理的事情，这是一种灾难，女性和自然必须结合起来。所以，在承认这种联系的同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强化这种联系，因为，“问题不在于妇女比男人与自然关系更密切，而在于这个关系被低估了”[1]。并且，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不赞成男性和文化比女性和自然更加优越的二元等级观点。反之，她们主张，女性和自然可能比男性和文化更好，至少也是同等的。自然和女性的价值不是相对于文化和男性而言的，而是有其特殊性的。对于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情况，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也给出了解决办法：构建反父权制文化的、符合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要求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女性文化和女性气质。因为“女性文化”、“女性气质”比“男性文化”、“男性气质”更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女性掌握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才能为自己和自然立言，最终战胜男性文化所倡导的、贬低女性和自然的、不利于性别问题和环境问题解决的思想观点。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对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在精神方面的升华，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有力的联盟。它在强调女性通过月经、怀孕、生育等身体的独特经验和自然紧密联系的同时，从宗教角度分析，进一步倡导应该抛弃旧的、具有浓厚的“父权制”气息的精神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建立新的精神信仰——女神宗教——这一精神信仰应该强调女性和自然的神圣性，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之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之于男性中心主义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显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女性遭受的歧视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如果犹太教和基督教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肃清“全能全知”、空洞的男性精神这一观念，女性和自然就应该摆脱它们的压迫，寻求新的信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查伦·斯普瑞特耐克基于传统的古希腊宗教文化，认为大地万物是出自女神盖娅的，大自然

[1]【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6.

被赋予了女性的气质，自然的灵性与女神宗教文化是相通的。因此，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尝试实践一种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即女神精神。她们认为女神精神包含着对父权制的反对，弘扬女神精神，不仅能帮助女性找到自己的真实的本性，寻求自身的解放，而且可以将生态环保意识渗透到宗教情感中，对自然这个生命的承载者给予应有的尊重，这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是大有裨益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女神精神还倡导女性关心男性、带领人们尤其是男性走出父权制文化的压迫。当然，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神精神不是远古时期的那种对女神的疯狂崇拜，而是尝试将女神视为一种催化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她们相信，文化与自然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文化是人类涉足自然的产物，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见证。“我们人类的能力，包括忠诚与爱、愤怒和幽默、贪婪、直觉、智力和同情，这些能力如蜥蜴和红杉树一样，都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1]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所以，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本质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削弱女性和自然的联系。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与其他流派不一样，结果也大不相同：男性和女性确实存在着生理上的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女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并不是通过身体构建的；强化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不但是没有必要，反而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女性的解放的；持“女性通过身体与自然接近”的想法的人是可笑的、天真的；一种新的文化或许会引起社会风向的一时改变，但不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本，不能推翻父权制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解除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2]

对于女性和自然而言，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本质的、天然的，女性所具有的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独特性——养育、关怀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历长期的父权制文化的“熏陶”形成，并由社会意识形态强化的，完全是为了适应社会化。正如麦西特所认为的，女性的特征众多，但男性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为地将部分特征分化出来，进行巩固、深化，将这些特征贴上女性专属的标签，再与自然进行互喻，这都是人为操纵的结果。正因如此，女性和自然才会共同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压迫，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将这种联系降到最低乃至消除，那么，

[1]斯塔霍克.女性主义，以地球为基础的精神信仰和生态女性主义[J].转引自勃朗特.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M].1989.178.
[2]赵媛媛，李建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角度解说——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6).

女性将仍旧受到男性的压迫，而自然也将永远屈服于人类。事实上，女性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男性同样如此，两者同时具备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式对立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应该予以破除，而只有使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相互交融，当下社会的各种压迫性问题才会被真正解决，社会才会真正进步。[1]所以，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希望改善女性从属于男性，文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局面，希望重新界定男性、女性、文化和自然的概念，把自然融入文化，把文化融入自然，而做到这些需要拉远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否则，会阻碍女性发展的步伐，将女性滞留在生物层面，因为这些观点都强调了女性有着异于男性的特殊的经验和功能，而不是将女性和男性放置在同等的地位，公平对待，这只会加重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与歧视。因此，只有不强调这种生物学上联系，并把这种联系降到最低限度，建立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才有利于解决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

既不强化也不削弱女性和自然的联系。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从生存的高度来理解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但认为这两者的联系并不是父权制下的被动存在。因此，她们主张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他们是“自然的”，同时又是“文化的”，女性天生的独特性——关怀、善良、养育等，是和男性共同培养出来的，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和女性不能将对方排除在外，而应该共同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否定了女性和自然的被动联系，还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在生存和创造生产的活动中产生的，是主动为之，而且加强或削弱这种联系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女性和自然获益。所以应该将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放入实践中考虑，即从社会向度的层面上去理解这种理念和价值观。

她们认为男性对自然的种间压迫和男性对女性的种内压迫是有关联的，导致这两者的压迫的罪魁祸首正是父权制文化下的社会经济制度，而由这一制度产生的现代科技和强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女性对象化为可利用的资源，并与自然一起遭受人类（主要指男性）的压迫、摧残以及任意挥霍。这才有了生态问题和性别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可持续发展。所以，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提了出来，即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主张清除对自然环境有威胁的所有体制和行为，以维持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生存。在此基础上，她们还描述了一种适合人类的生存方式：尽可能的简单。而对于解决生态危

[1]耐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从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D]，河南：河南大学，2013 年 5 月。

机的根本途径，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瓦给出了答案：恢复女性原则。她论述说：生态危机的实质是女性原则的毁灭，要想恢复女性原则就必须将女性和自然从父权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定位：女性和自然是生命的创造者、财富的生产者，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重新建构必须从女性和自然那里汲取智慧。女性原则的恢复，一方面，解救女性和自然这两类被压迫者于父权制社会的水火之中；另一方面，释放了男性被父权制社会压抑的本性，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保护生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辨证地看待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将视线从女性和自然的表层联系转移到更深层次的部分，主张从哲学层面来探索这种联系的本质；从根源入手，摧毁对女性和自然进行压迫的结构性框架以及支撑这种框架的文化价值体系；将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主体身份提高了一个层面即“男性中心主义”，这一压迫主体以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和父权制的世界观为基础，揭示了男性在西方社会中的主体性和主宰性地位，以及女性和自然的“他者”地位。

卡伦·沃伦指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不是通过生理因素建立起来的，这一联系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和历史的约定俗成。在她看来，统治女性和统治自然的联系是特殊的。为了弄清这看似两类、实则一类的联系，她充分关注并进行归纳，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包括历史的、经验的、概念的、理论的等几个方面[1]。而大多数生态女性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或者说是忽视了这些联系，以致提出的理论观点、号召的实践活动都是有缺陷的、片面的，女性和自然遭受的压迫也无法得到真正的终结。因此，她尝试从概念上寻求男性支配女性和人类支配自然的联系：父权制文化价值体系，认为男女两性的分类都是由社会性别决定的，只有在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概念才有存在的意义，一旦脱离社会，性别将毫无意义可言。在一个以压迫女性和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非平等的社会里，女性和男性的概念不会得到应有的诠释，所以，她认为重新构建一个社会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社会里将没有父权制、没有统治、没有二元对立，有的只是平等、友爱、尊重。

薇尔·普鲁姆德认为，自然包揽了所有非文化的东西，所以那种认为女性“贴近自然”的观点并不值得歌颂，反而是侮辱女性和自然，使得两者落后于男性的

[1]转引自【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7.

因素之一。在她看来“背景化”是否定女性和自然的一种主要形式，无论是将女性“背景化”，还是将自然“背景化”，都忽略了女性和自然的自身需求。所以，女性主义者很容易就把女性和自然的联系看做仅仅是一种压迫的工具和一种父权制的遗物，当它埋藏在这一压迫传统中的根系被彻底暴露之后，就应该让它枯萎凋谢。然而，普鲁姆德也反对持彻底将女性和自然分开的观点，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不能被简单地抛弃，当代社会对待女性和自然的种种方式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一联系。所以，她主张女性应有意识地，而不是被动地与自然为伍。另外，她认为，女性和自然联系问题的解决并非只有两条极端的道路：一是强迫女性加入到男权化和二元论化的文化当中，二是要求女性接受那个陈旧的压迫性的“地球母亲”形象——被排斥在人类文化之外的反文化的不完整的人。她从反二元论的角度揭示了第三条道路：男性和女性一样能同自然和谐相处，是自然的一部分；女性不再被排除于文化之外，是文化的一部分；男女两性地位平等，可以通力合作，共同打破二元机制。这条道路避免了女性气质、文化等特性被过分强调从而产生一种女性中心主义本质性的可能性。鉴于此，所有生态女性主义论述必须做到的，是重新积极评价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即重新评价女性、女性特质以及自然的地位，从而认识到这三者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性关联如何影响了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随之而来的男性和人类的身份认同问题。

3.2.2 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质疑

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在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产生分歧的同时，还遭到了阵营外部的质疑，这与其内部对这一观点的论断和处理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悖论的质疑。生态女性主义的某些流派认为，男性缺乏与自然的沟通能力，女性因为自身的生理特征而更接近自然。但是，过分强调这种观点，就会将女性和自然、男性和文化越发地置于对立面的境况，而且，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内部也是说不通的。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地球上的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生命也是如此。一个生命与其他生命共同编织一张无形的网，在这张网上，每个生命所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没有贵贱之分。既然生命平等，那女性比男性距自然更近的根据是什么呢？正如珍妮特·比尔评价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看作在生物学

上具有独特优势的生态存在”[1]，这是她们的错误。

其次，强调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形成女性他者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女性只有“超越”与自然的联系，用男性气质武装并改造自己，成为父权制社会中“完整的人”，才能改变“他者”的地位，和男性一样成为自然的主宰。[2]

再次，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气质”本身就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是对女性压迫的体现。而接受这一概念，甚至用这一概念来反对父权制和二元论，即用批判对象的产物来反对批判对象，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生态女性主义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形成了悖论。

最后，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是造成女性和自然特殊联系的根源，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压迫女性。因此，对女性和自然联系的歌颂实在是一件风险系数很大的事情，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我们必须不再强调这种联系以及女性与男性的生物学差异，否则这种差异就会成为“压制女性，使之沉默的公式。”[3]

另外，消灭父权制就意味着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女性解放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过于夸大女性的作用，将文化和男性视为自然和女性的对立面，由她们领导的实践，很有可能造成在父权制被消灭之后产生“母权制”社会的结果，从而陷入“女性中心主义”。

关于忽视女性和自然差异的质疑。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论依据就是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试图从各个方面发现两者的特殊关联，这就完全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与男性对抗，作为对抗的主体，它们可能被当成同一类事物。[4]但是女性和自然终究是不一样的，女性并不等于自然。“生态女性主义在强调女性与自然联系的时候，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忽视了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中，女性实际上起到了同谋的作用。”[5]女性和自然是有根本区别的，不仅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假定所有的女性都能感到与自然有特殊的联系，并不能认为只

[1]Janet Bieh.Rethinking Feminist Politic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
[2]【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3.
[3]Ynestra King Engendering a Peaceful Planet：Ecology，and Eco-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Context[J].Woman’s Studies Quarterly.
[4]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5]李鹭、殷杰.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1）.

要生而为女性就意味着拥有充分、完全的生态意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排斥自然，反而致力于保护自然；同样，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接近自然，反而与某些男性一起参与了破坏环境的活动。另外，将自然女性化观点的地域性较强，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存在这种现象。

关于女性价值能否和自然价值相提并论的质疑。除了对生态女性主义忽视女性和自然的差异有疑问之外，女性的价值是否可以和自然的价值相提并论也引起了质疑。首先，女性现有的对价值的评价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现有的标准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评价主体是女性，对自然价值和女性自身价值的评价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其次，对作为社会物种而存在的女性与对作为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存在的自然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种从自我意识出发的内在的评价标准，后者则是因为无法从内部出发，而从外部出发的、强加的评价标准。最后，女性作为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具备女性不具有的特性。所以，女性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可想而知，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价值和自然价值做出的评价以及将两种价值相提并论的做法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假设。

关于父权制仅压迫女性和自然的质疑。西方的历史文化将女性和自然视为“他者”，受父权制文化价值体系的压迫，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受害者。但父权制价值体系仅仅压迫了女性和自然吗？显然不是。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无论是性别歧视的思想，还是性别歧视的行为，都是从一出生就开始接触并接受规训的。可以说，这是社会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出发，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性别歧视者。所以把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乃至所有的女性主义运动仅看做是女性反对男性的运动，显然是错误的和幼稚的。也有男性欣赏女性、欣赏自然，视女性和自然为朋友而不是压迫对象和工具，所以传统的、父权制下的社会标准已经不能满足这部分男性的需求。更别说事实上，在现存性别体制下男性受到的压迫和制约并不比女性少，而成为主宰或家长并不是每个男人的愿望。“父权制其实不是‘男压迫女’，因为男人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而女人撒娇扮弱也是父权制的帮凶，令男人只能继续装强。”[1]所以，男性和女性的身心发展都受到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的制约，但是男性可能要比女性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父权制在压迫女

[1]周华山. 无父无夫的国度[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339.

性和自然的同时，也压迫着男性。生态女性主义应倡导“两性携手打破僵化性别标签与教条”，[1]使男女两性共同从父权制的压迫下走出来。

关于观点多样化的质疑。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是“女性”和“自然”，各学者在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建构、论证、处理方式等问题上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多观点。为此，生态女性主义划分为不同的流派，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导致了观点多样化的局面，并且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些理论观点几乎不可能进行对话整合，所以说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是伞状的。诚然，正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些具有哲学倾向的多样化观点的相互碰撞、融合，才使得生态女性主义在批判中向前发展，这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大有裨益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生态女性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践需要有一个夯实的、系统的理论基础，这就需要整合内部观点，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生态女性主义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成为其他学者的攻击对象。

关于研究方法的质疑。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同样受到了质疑，被认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大缺陷。为了阐明女性和自然的本质联系，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采用了象征、联想以及类比的思维方式，而象征、联想、类比的思维方式相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强调演绎、归纳，可能是比较低一级的思维方式。且不说这样的方法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仅是对于阵营外部的其他学者提出的质疑就毫无抵抗力。理论经过严谨的逻辑论证才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被轻易驳倒；同样，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够及时完善不足之处，更好地指导实践。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仅凭个别的案例是很难说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指导性的。不仅如此，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也是缺乏的，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者将自身的努力：创造理论、传播观念、教导他人，也视为一种实践。总之，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存在着研究方法不缜密的不足，这也是该理论不能让人信服的原因之一。

[1]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339.

第四章　　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

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对女性和自然联系这一观点各执己见，不能达成一致；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质疑之声四起，似乎让人无法招架。一时间，“立足之基”的地位岌岌可危。人们似乎得出一种结论：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无法立足了。事实真的如此吗？

诚然，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社会思潮，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还不能算是完全成熟的，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然而，世界上有一种理论是完全正确、没有缺陷的吗？我们不能肯定。即使现在被奉为真理的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某个人推翻了。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歪理。我们必须承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存在瑕疵，但我们也必须明确，其贡献也是不容忽视、不可小觑的。我们应该给予生态女性主义合理的判定：这是对一个时代思想的凝练，是一种强大的批判武器。就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而言，也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并不完全像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所质疑的那样。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质疑做一些解答，帮助生态女性主义作出回应。

4.1 对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的评价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新兴的理论，从产生、发展到现在，不过短短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其思想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尤其是关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各流派之间说法不一。为此，对这一观点的评价一定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为了更好地作出评价，我们可以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出现的高峰期，人为地将其发展过程分为早期和后期，分开论述。

4.1.1 对早期生态女性主义关于“立足之基”论述的评价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为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早期，在这短短十五年的时间里产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必然是不成熟的，所以如何客观地评价

这样一个新生的观点是很困难。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由于研究方法的原因，对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分析得比较单一，不够透彻。因此，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有些观点是合理的，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些观点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另一些观点则被完全推翻。所以，我们在评价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时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既要认识到早期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解放和环境保护运动做出的贡献，又要看到其不足之处。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是因为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然而，一厢情愿地将女性视为自然化的存在物，夸大女性在生理功能上与自然的相似性，是没有科学根据且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将女性和自然等同起来，忽视女性和自然的差异，对女性和自然的解放有害无益，只会加深女性和自然的工具化。所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不是革命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的。这也是后来的文化女性主义者值得注意的地方。不过，我们并不一定要否定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所有观点，毕竟她们在“立足之基”的问题上也提出了不少相当准确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有的带有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这种做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女性和自然确实存在者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也通过神话、语言、经验等流传下来。这样的联系为女性代表自然、为自然说话奠定了基础。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的宗教信仰作出了挑战，颠覆了传统宗教文化中人类拥有的特权——人类是大地的主宰，大地是人类的附属物，试图寻求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女性和自然都是神圣的。因此，她们要复兴女神宗教，弘扬女神精神，宣扬女性的优越性地位；激发人们对自然界的崇敬之情，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之子。这种尊重女性、尊重自然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对于缓解当时的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情况也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过分强调宗教的作用以及“以宗教代政治”的想法是不可取的。然而，无论怎样，精神生态女性主义都应牢记：它们是女性和生态的结合体。只有这样，女神精神才能完全发挥作用，结束女性和自然的悲哀。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并不会因为一种新的女性文化而改变；女神崇拜也不是一种规避社会问题

和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所以，女性文化和女神精神不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相反，她们否认女性和自然生物学上的联系，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受社会因素作用的产物，完全是社会化的结果，强调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不利于消除现存的各种压迫。因此，社会生态女主义主张削弱这种联系，打破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相对立的局面，丢弃不合理的等级制度。但不得不提出的是，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最初的激情，她们的初衷是要在有机体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提到女性的生物学特性时——重申自然。”[1]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论述这一联系，认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不是父权制文化价值体系下被动产生的，而是女性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主动为之的结果。然而，尽管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吸引力，但是它的要求极具挑战性，缺乏现实中的操作性，普通民众能否接受成为理论变为现实的最大问题。事实上，人们对于目前的生活方式总体而言还是较为满意的，如果让他们舍弃这种惯性的生活方式以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他们未必就会赞同，虽然他们也想为保护自然环境做贡献。不过总体而言，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女性和自然问题的有价值的思想，为我们早日解决这些问题添砖加瓦。

可以说，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对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逐渐偏向理性，偏向实践。

4.1.2 对后期生态女性主义关于“立足之基”论述的评价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后期，主要指的是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上比前一时期成熟了许多，她们开始认识到早期关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的缺陷，力求摆脱“女性角色”、“女性原则”、“女性直觉”、“女性气质”等在父权制文化下形成且过分赞扬女性的概念，从哲学的层面来分析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并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女性和自然的概念，有的甚至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基”有了实质而深入的发展。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该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去论述女性和自然的

[1]Janet.Biehl.Rethinking Feminism Plitic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19.

联系，仅从本质主义角度理解得出的结论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生物学上的关联是不需要提倡的。因为将女性自然化或将自然女性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问题和环境问题。另外，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女性和自然的关系也会相应地改变。至于两者受到压迫的原因，她们认为，存在一种“压迫性的概念框架”，而这个框架是以二元等级制为基础的。因此，要想破除这种压迫，必须推翻这个框架，建立一种新的多元论的框架，从而构建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

可以说，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立足之基”上的突破：关注在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中女性和自然受到的压迫以及和其他压迫之间的关联，无论对于其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女性的解放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也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越来越像一门“学说”。

4.2 对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质疑的回应

4.2.1 关于重视“差异”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的确是忽视了女性本身与自然本身的差异，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但她们都没有意识到女性和自然存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女性与自然是有差异的，至少自然并不具备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

其次，在对待女性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文化、阶级、群体、国家乃至不同的种族都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白种人等的对女性和自然的看法直接移植到无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黑种人等的身上，认为他们的看法也是与此没有争议的。事实上，在不同的阶级、国家、文化乃至种族中，女性自身以及与自然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忽视这些差异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女性可能和男性一起参与破坏环境的实践活动。尽管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起源于西方，但不能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表述女性与自然如此宏大的问题，即不能以偏概全。应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一观点放入不同的文化、情境中表述，这样才能更

加适应现实状况，这一观点也才能被更多的人接受。所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要重视地域性差异和本土化，用本土的文化重新解释其“立足之基”。不仅如此，还要推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时代化”、“大众化”，让这一理论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指导所有女性、甚至男性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最后，生态女性主义在斥责男性对自然压迫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女性作为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事实上，有些女性对环境的态度可能比男性更加恶劣，对环境的破坏比男性更甚。所以，不能光凭几个事例就肯定女性对环境的保护作用，女性与女性之间也存在差异，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差异，认识到有些女性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肯定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男性也为生态保护做出过贡献的事实。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者面对忽视女性和自然差异这样的质疑时，应该审视自身的理论，有必要时甚至接受别人的不同看法，在表明女性和自然差异的基础上肯定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这样理论才更加贴近实际，才更有说服力。

4.2.2 关于超越“女性中心主义”

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在强调女性和自然联系的同时，夸大了女性的优越性和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将男性和文化置于对立面的位置，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女性中心主义”，而这是与“男性中心主义”同样不可取的。显然，过分强调女性文化、女性精神的优越性，是否真的恰当？女性的解放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然的解放？未来的某一天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强调“女性中心主义”的“母权制”的文化价值体系，同样地对环境起到压迫作用？对此，普鲁姆德也逼问：“生态女性主义是不是在重新诉说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只要无权者推翻了掌权者，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生态女性主义是否不可避免地基于一种女性中心主义本质性？”[1]所以，她提出了解决女性和自然问题的第三条道路，这一道路可以避免女性中心主义的产生。

生态女性主义要跳出“女性中心主义”的立场，抛弃简单的性别平等观点，避免偏激的女性主义者形象。在承认女性和自然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在客观评价女性对环境保护的作用的同时，激发男性的生态保护意识，男女两性共同为生态

[1]【澳大利亚】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9.

解放和性别解放奋斗。

4.2.3 关于注意“多样化统一”

“多样化统一”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多样化”不仅仅是生物的多样化，还包括文化、社会和理论观点的“多样化”。由于不同的社会实践，生态女性主义得出了不同的、甚至千差万别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所以，就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算得上是复杂的话语体系，其内部对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以及其他理论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结束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和统治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然而，虽然各流派之间立场不同，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联盟，是社会变革的整体性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多样化统一”原则允许观点的多样化，多元化有存在的必要性；“多样化统一”原则要求各流派理论的方向一致，目标一致，“求同存异”，而不是简单划一。正如卡洛琳·麦西特认为的，“生态女性运动仍然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各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和借鉴，是一种广义的再生产概念，包括人类生命的持续的生物和社会再生产以及地球上生命的繁衍。”[1]所以说，各流派观点“和而不同”，共同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目标而奋斗。

4.2.4 关于解释“象征、类比、联想”

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象征、类比、联想等的“自然思维”研究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大特色。而且这样的方法不仅仅被用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还适用于其他的各种相关人文研究。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并没有局限于这样的方法，在某些观点的论证过程中也运用了科学的方法。但是，对这样的研究方法产生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可问题在于，在例如实证科学研究这样的领域中，通常不采用这些方法，同样存在局限性。所以，并不能认为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缺点，否则，所有的研究领域都有缺点存在。诚然，正如其他学者质疑的那样，类比这类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比较低一级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但对于科学而言，演绎和归纳是远远不够的，演

[1]Merchant.Carolyn：Radical Ecology［M］.Routledge：London.1992.209.

绎的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大前提之中，而大前提的获得就包括非理性的内容。因此，类比之类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惠勒也曾说过："类比产生洞察。"所以，现有的标准的科学方法不是获得真知的唯一途径，理性和非理性同样重要。

4.3 生态女性主义何以立足

4.3.1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思路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自然成为女性的议题、女性成为"生态系统天使"都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女性和自然存在着经验的、语言的和概念的等的联系。

女性和自然经验的联系。女性在生物学上的特征决定了女性和自然的经验的联系可以得到强有力地论证。这种经验上的联系主要由三种情况决定：一是女性的生理特征；二是女性的位置；三是女性的心智。

第一，女性的生理特征是女性和自然经验上联系的基础。基于它们共同的生理功能——生养和心理因素——敏感、善良、尊重、同情、关怀等，人类常常将自然女性镜像化，赋予自然或大地以女性性别，如大地之母等。所以，为了深化对性别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认识，走出生态危机的困镜，不妨更多地从女性视角看待事情。

第二，女性的位置是女性和自然经验上联系的桥梁。这里的位置主要指的是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角色。女性天然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她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因为她们的身体更容易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和伤害，并且这种伤害很有可能因为女性的生殖能力传给下一代。

第三，女性的心智是女性和自然经验上联系的依托。"通过她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妇女的心智得到合适的塑造，得以胜任母职功能"。[1]女性的心智与男性不同，更趋向于具体的思维模式，这种心智模式根深蒂固，往往会影响她们的行为。因为母亲的身份，这种心智模式被女性转换为一种特殊的方式（母子关系）

[1]Sherry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A]. In M.Z.Rosaldo and L.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而普遍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来自女性的特殊经历，可以取代父权制文化下的森严的等级关系。如果将这种方式带入公共领域，可以改变战争与政治。因此，女性和自然息息相关，是自然最好的守护者。

女性和自然语言（文字）的联系。语言（文字）是思想文化的表达方式和重要载体，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掌握着语言，处于霸权地位。作为语言的创造者，男性主导着语言的使用，通过语言他们任意描述并传播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作为语言使用上的“他者”，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对自己的歪曲的、与事实不符的描述，并毫无办法。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语言都是隐喻的，这是我们由认知语言学得出的结论。所以，“女性和自然”隐喻关系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由深入人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建构，而非建立在自然和女性本身的联系上。[1]即女性和自然的语言的联系与人类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语言因能反射出背后的权力而在概念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古希腊神话到大众文学、从大众文学到日常生活，都存在着女性和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这种隐喻关系主要分为自然女性化和女性自然化。

自然女性化。远古时期，人们就因为地球和人类母亲共有的孕育生命的功能而将地球比喻成母亲，这表明女性和自然的隐喻由来已久。在母系社会中，母亲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受到人们的尊敬；自然母亲也同样被人类敬畏着。

历史不停地向前发展，母系社会逐渐被淘汰，父系社会登上舞台，女性的地位（包括社会的和经济的）一落千丈，被“边缘化”为男性的“他者”，自然也难逃厄运。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开始变化，由敬畏变为征服、占有和压迫。与此同时，女性和自然的隐喻也发展成为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的象征。女性仍然是母亲，但这个母亲的美好形象已不复存在：不再神圣，也不再高尚，母亲的形象被简化为付出而不求回报。被隐喻成母亲的地球也该如此，所以，地球资源是无限且无私的，人类对地球可以索取而不用回报。女性化的自然低于、从属于男性，这加重了人类对自然的剥削和压迫。

女性自然化。在父权制的社会里，习惯于将女性自然化，确切地说是将女性动物化，比如用狐狸、母牛等一系列动物来指代女性；或者说是将女性植物化，如将女性比作玫瑰、茉莉、紫罗兰、百合等；又或者说将女性食物化，如常用瓜

[1]高秀雪.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自然、女性与语言[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1).

子脸、殷桃小嘴等来描述女性。

动物是低于人类的存在，因而被动物化的女性也是低人一等的；将女性比喻为植物也包含了语言上的性别歧视，因为植物一般是柔弱的，容易被摧残的，这就折射出了女性的特征；食物化的女性则表明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和占有，女性是“可以吃的”。这些无疑是在语言上加重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可见，将自然隐喻为女性，以父权制文化赋予的女性的特征影射自然，突显出女性化自然的无私、仁慈；将女性隐喻为自然，以自然的天然属性衬托女性，把她比喻成自然物的存在。但是，无论将女性自然化还是将自然女性化，都说明了女性和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男性对这两者的态度，贬低女性的同时，贬低自然。因此，男性将女性和自然当成了自我实现的背景，这就导致了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以及女性和自然的从属地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维持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关键。

4.3.2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实质

父权制文化造成了女性和自然的异化。父权制的文化价值体系将女性和自然视为男性的“他者”、客体和为男性服务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和自然的异化。首先，女性气质本身是一种异化。女性气质是在父权制文化中形成、由社会意识形态强化的，本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但却被异化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在女性做不到这些要求的时候很有可能被批判，而女性也被迫遵循之。其次，女性和自然工具主义化。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本就产自于自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本应是平等的。然而，男性却将女性和自然异化为男性存在的背景和服务于自己的工具和手段。总之，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自然都被压迫着，异化为男性的客体。而无论是女性的异化，还是自然的异化都是生态女性主义要消灭的对象，因为这两种异化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女性和自然的问题。可以说，消除这两种异化是解放女性和自然的首要条件。[1]

“立足之基”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从本质上肯定了“立足之基”，认为女性主要是因其特殊的生理、心理因素以及自身的独特体验比男性更接近于自然，但女性和自然共同遭受的压迫

[1]安娜. 简议生态女性主义[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9(4).

也使得这份认同感增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父权制文化下产生并由社会意识形态强化的，并且女性和自然的这种联系不是在父权制文化下被动产生的，而是女性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主动为之，但不再强调女性和自然的这种联系。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该辨证地看待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主张女性和自然概念框架上的联系，而这种概念框架是在压迫性的父权制的概念框架下产生的。综上所述，可以将文化的、精神的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对“立足之基”的看法主要归结为内部因素；将社会的和哲学的生态女性主义对“立足之基”的看法主要归结为外部因素。但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就整个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单个流派的理论来说，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的产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

“立足之基”的提出实质是一种策略。生态女性主义总结了自身两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即从开始强调女性和自然的对应关系，到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的概念关系，融合了生态学的部分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和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叠加女性学和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对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质疑或者说是批判，或多或少都是有道理的，某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持有的女性与自然存在生物上联系的观点也不一定是恰当的。与其强调女性和自然本身的相似性，倒不如说，女性和自然是因为同属于男性的“他者”而有了关联性。

然而，无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的关联体现在生物或社会文化上，还是体现在女性和自然共同遭受父权制价值体系的欺压上，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实质：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仅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寻找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各方面的原因，结束女性和自然被压迫的现状。所以，女性和自然的“联姻”是女性争取为自然立言，为实现自身解放目标的战略性措施。

4.3.3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立足之基”的意义

重视生态保护的性别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认识到女性和自然的解放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工程，尝试从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视角出发，综合考察女性问题和环境问题，克服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视角单一的缺陷，使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得以互相促动、协调发展。“任何一种缺乏了生态学视野的女性主义都是不完美的，任

何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如果没有了女性主义的参与，它也是有缺陷的。”[1]自古以来女性和自然就一直存在联系，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时期能像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那样，将女性和自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两种运动——女性运动、生态运动，增进了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女性运动旨在结束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他者”地位，摆脱父权制文化的桎梏，即为女性立言；生态运动旨在警示人类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即为自然立言。只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女性和自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谐社会才会真正建成。她们将性别纳入生态保护的范围，把女性和自然联系起来，认为，无论是男性和女性之间人类内部的不平等，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皆是不合理的存在。从女性的角度阐释了女性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要作用，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强调尊重女性、尊重自然。

激发男性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肯定了女性在保护自然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了男性的生态保护意识，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情感、亲和力、被动等联系在一起，男性与进取心、主动、竞争力等联系在一起，女性更“了解”自然，更能够和自然友好相处。所以，女性更适合为自然“说话”和自然并肩作战，也只有如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冷漠也才能更好地得到治愈。因此，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女性义不容辞。

然而，生态保护不仅仅是女性的职责，更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作为对生态女性主义关于男性气质、父权制价值观等论述的回应，男性性别研究产生。男性从主宰世界的美梦中猛然清醒，开始审视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重新思考二元式思维方式下的男性概念、女性概念以及自然概念的合理性。男性气质多样性理论的提出，让我们认识到，“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2]其形成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包括：支配性男性气质（父权制文化所强调的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边缘性男性气质以及共谋性男性气质。对于不同男性气质的论述，男性产生了不一样的认识：必须肯定生态女性主义作出的结论，即男性气质（主要是刚性/支配性男性气质）具有压迫性，女性和自然都是受害者；对不同

[1]张帅、张英花.对生态女性主义的三维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4).
[2]【澳大利亚】康奈尔.男性气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

的男性气质必须作出区分，只有支配性男性气质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不是整个男性，而是这种气质在压迫女性和自然，因此，不能泛泛地说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或男性反女性和生态，男性与女性、自然同时是父权制文化的受害者。于是男性开始觉悟：男性自身也是父权制文化和生态破坏的受害者，[1]必须同女性一起反对父权制，两性携手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做贡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控诉，激发了男性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两性平权的意识。

实现社会的性别公正。生态女性主义自产生以来已有四十年左右的历史，丰富和发展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理论和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性别公正。各流派以社会性别（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除外，关注生理性别）为探索对象，关注文化建构的女性概念和自然概念，发表各种言论、形成各种观点、指导各种实践，以完成解放女性和自然的任务。

批判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自己和自然的联系问题上似乎遇到了一个难题，无论是全盘接受，还是彻底抛弃，都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对二元论问题的关注指明了解决这一困难的方向。我们必须植入社会性别的概念，将女性视为同样完整的人，与男性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男女两性同时具有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父权制文化下的二元等级关系应该被彻底抛弃，男女两性应共同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各行其道的，这有利于人类逃脱二元对立的模式。男女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赖，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那个被二元化了的、惰性的、被动的自然概念也应该受到挑战，男性、女性和自然的概念都应该重新定义。至此，生态女性主义为男女两性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实现社会性别的公正做出了努力。

[1]方刚.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男性研究视角回应[J]. 河南社会科学. 2005（6）.

结 语

生态女性主义自产生以来，从未停止“战斗”的步伐，其创造性地、批判性地将性别维度引入到对人类——自然关系的批评中，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性别问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和途径，其立足之基是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视自然为女性的朋友，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女性义不容辞的责任，女性解放和生态解放具有不可分割性。尽管生态女性主义在女性和自然联系的观点上存在着分歧，但这一观点仅是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用的一种策略、战略性措施，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女性和自然的解放。当然，面对外部的质疑，生态女性主义也要引起重视，审视女性和自然的差异，关注男性的生态保护作用，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整合内部观点，避免陷入“二元论”的怪圈。在批判自我的同时，更加注重理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形成一套系统的、成熟的理论；在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要理论指导实践，重视实践对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女性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注意融合其他理论，这样生态女性主义才能更好地克服自身的缺陷，更好地融入具体情境，如在中国发展时要注意结合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等，这样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颇具活力的理论流派，至今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该理论无限的潜能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既能重新构想女性主义又能发展环境的与众不同的体系框架，为女性和生态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许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围绕“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还是削弱乃至解构这种关联”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生态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质疑还会存在，但是，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压迫性结构，不仅为当代人类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而且为当代人类的环境保护理念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依据，更为我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平等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尤其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观点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态女性主义会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澳大利亚】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3]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6]荒林.中国女性主义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早期文明的史诗：中东神话[M].薛祖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8]【美】卡洛琳·麦西特.自然之死[M].吴国盛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南宫梅芳、朱红梅、武田田、吕丽塔.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美】戴维·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论[M].林官明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董美珍.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3]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2001.

[14]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15]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6]【澳大利亚】康奈尔.男性气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转引自方刚、罗蔚主编.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8]转引自【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9]转引自勃朗特.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M].1989.

[20]Janet Bieh.Rethinking Feminist Politic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

[21]Marti.Kheel."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in Reweaving the World：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ed.By I.Diamond & G.F.Orenstein，Sierra Club books[M].1990.

期刊论文：

[1]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2).

[3]陈伟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5).

[4]束佳、束学康.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8（1）.

[5]赵媛媛,李建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角度解说——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6).

[6]聂慧.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J].世纪桥.2009(23).

[7]李鹭、殷杰.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1）.

[8]陈喜荣.生态女权主义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5）.

[9]郑湘萍.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10]方刚.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男性研究视角回应[J].河南社会科学.2005(5).

[11]贾莉.妇女：环境保护的生力军[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8.33（2）.

[12]高秀雪.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自然、女性与语言[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1).

[13]安娜.简议生态女性主义[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4).

[14]张帅、张英花.对生态女性主义的三维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4).

[15]【美】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7（6）.

[16]刘颖.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原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10（1）.

[17]杨通进.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J].广东社会科学.2003（4）.

[18]王育烽、陈智淦.生态女性主义概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5）.

[19]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1996（2）.

[20]郑湘萍.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

[21]郑湘萍.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多维理论进路—基于批判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9）.

[22]【美】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国外社会科学.1997（6）.

[23]孙红元.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生态女性主义关于自然与女性身份的批评[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2）.

[24]刘兵、刘华杰、田松.从性别的视角看自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25]马粹.环境生态如何成了女性主义问题[J].中国图书商报.2008（7）.

[26]武文婷.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J].青年文学家.2009.（17）.

[27]苗福光.欧美生态女权主义述评[J].学术论坛.2005（10）.

[28]李彩萍.浅谈生态女性主义[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2（19）.

[29]贾靓.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综述[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6）.

[30]王郁芳.女性与生态保护:基于女性主义的解读[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11(3).

[31]毛艳华、沈芸.评析薇尔•普鲁姆德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2(4).

[32]张艳妮.普鲁姆伍德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改变主宰的叙事[J].中国商界.2010(208).

[33]王霞.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J].理论探索.2013(5).

[34]赵媛媛、王子彦.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5).

[35]潘桂林.相似与共鸣:女性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内在依据[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36]【加拿大】泽珀拉・伯曼文.自然母亲的强暴？—环境话语中的女性[J].潘阳湖学刊.2012（4）.

[37]龙娟.自然与女性之隐喻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38]Karen J.Warren ,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in Environmental ethics，vol[J].1990(2).

[39]Ynestra King."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J].in Judith Plant(ed.),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89.

学位论文：

[1]耐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从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D].开封：河南大学，2013 年 5 月。

[2]彭慧洁.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困境[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 年 5 月。

[3]张杜芬.论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D].长沙：中南大学，2012 年 4 月。

[4]王金艳.生态女性化主义的叙事伦理[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年 3 月。

[5]束佳.论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7 年 4 月。

[6]何平.普鲁姆德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工业大学，2012 年 6 月。

[7]彭玉琴.生态女性主义及其现实意义[D].兰州：兰州大学，2012 年 5 月。

[8]金阳.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当代价值[D].长春：吉林大学，2012 年 4 月。

[9]郭晓芬.生态女性主义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年 12 月。

[10]周洋.生态女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生态的[D].开封：河南大学，2011 年 5 月。

[11]陈雪婧.生态女性主义早期文本中的女性和自然观一以《自然女性》和《自然之死》为中心[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年 4 月。

[12]梁景.生态整体性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之发展一卡洛琳·麦茜特生态女性主义及其启示[D].长沙：中南大学，2007 年 11 月。

[13]方堃.薇尔·普鲁姆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评析[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 年 12 月。

论文集：

[1]Sherry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A].In M.Z . Rosaldo and L.Lamphere (eds.).Woman，Culture and Society[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电子文献：

[1]李银河.生态女性主义.新浪读书: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sex/1110349762_nvxingzhuyi/43.shtml.更新时间：2005年3月9日。

致　谢

转眼之间，我的研究生生涯已经接近尾声，毕业论文也已经基本完成。回想这三年来的学习生活，感慨良多。

2012 年 9 月，我正式踏入了这个被人们称为“魔都”的上海，开始了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三年求学生涯。“研究生的生活是轻松的——课少，空闲时间多”，这是我进校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得出的结论。于是，我们有太多时间去认识上海，了解上海。

到了下学期，导师突然对我们说，第一学期是让你们熟悉上海的，现在这一学期你们该专心搞学术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开始写了第一篇不是为完成任务的论文。我至今都记得那时的想法：如果这篇文章不能发表的话，那我花的时间不就是白费了吗？而且跟我的专业好像没什么关系？可是鉴于导师的要求，我还是去做了。去图书馆借书、从中国知网上下文章，然后花时间去看、去总结，最后动手写、修改、定稿。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不情愿的。然而，付出总有回报，这篇文章得了三等奖，这些天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渐渐地，我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虽然不是特别出彩，但总能有所收获。终于，求学期间的最后一篇文章临近了。我想，这是我历时最长、写得最用心的一篇文章了。

2013 年下半年，我们的毕业论文终于要开题了，在这之前，我们得做很多准备工作，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可是我却一片茫然：我该写什么呢？后来，导师告诉我，现在对女性主义的研究还是比较热的，我可以从这个方面下手。于是，我找了很多和女性主义有关的资料，经历几番删选之后，终于定下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方向。然而，论文开题报告时，我的提纲被批评了，原因是研究问题太大、研究内容流于表层，不够深入。带着导师们的意见我重新整理现有的资料，修改了自己的大纲，最终将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点、集中到一个问题。

2014 年的暑假，我将一大推的书搬回家中，准备好好研究，写好论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月的埋头苦干之后，我终于完成了自己论文的初稿。然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修改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预答辩之后，导师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针对这些意见，我对自己的论文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从定题到开题、从初稿到预答辩，再到答辩，这篇论文历经了一年多的时间，花费了我太多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期间，有很多人对我的帮助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我感谢的。首先，感谢我的父母对我学业的支持，是他们努力挣钱、供我读书，没有他们我可能不会来到这座城市、这个学校，也不会认识这么多的同学和老师；其次，感谢我的导师，没有他我不会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也不会有人在我迷茫的时候将我唤醒；再次，感谢我的小伙伴们，是你们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帮助；最后，感谢所有的老师，是你们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谢谢！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1、论文《当代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发展》，获得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三等奖，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2012 年 11 月 16 日。

2、论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协商民主》，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研究青年论坛征文提名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013 年 11 月 16 日。

3、论文《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与强军梦》，获得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第四届青年学者论坛三等奖，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2013 年 11 月 18 日。

4、论文《群众路线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获得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文比赛二等奖，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2014 年 5 月。